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00
6 April 1977

CHINESE

第二〇〇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孔萨尔维先生	(委内瑞拉)
理事国：贝宁	博亚先生
加拿大	拉普安特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哈什米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 四月 七日 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主席发言

主席：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适逢其三十一年历史中的一个数字上的里程碑，我觉得应该说几句庆祝的话。

记得安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我可以说我们的第一次会议，虽然我参加这个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是比较晚——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在伦敦举行的。经过四年半的忙碌岁月，便于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在成功湖举行了第五〇〇次会议。后来的几年，联合国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便利用得较少，差不多过了十二年才举行了第二个五百次会议。第一〇〇〇次会议是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日在本会议厅举行的。几乎是过了整整的十五年以后，才举行今日的第二〇〇〇次会议。

我们不能单凭数字便随便作出总结，但为了生日致词，则应该是可以容许的。我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五百次会议当作一个单元，安全理事会的心搏似乎是徐速不大均匀。但如将一千次会议作为一个单元，则仿佛就能有一个长命和健康的诊断。

但我马上要补充的是，我在作这个比较时，绝无意鼓励或劝阻会员国要求或不要求召开安理会，我只是满怀信心地表示一下我的信念。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在我接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之时，我非常荣幸地要代表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向美国安德鲁·扬大使为他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扬大使在讨论两项最难解决的长期纠纷的安理会正式会议和积极协商中，尽力发挥了才能，表现了他的耐心、礼貌、技巧和机智，很快地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友谊。

我非常高兴地能向扬大使致以这一当之无愧的颂扬。他的忠于职守和没有偏袒是我所要尽力学习的榜样。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贝宁的控诉

按照第404(1977)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所提的报告(S/12294和Add.1)

主席：安全理事会主席收到了博茨瓦纳、加蓬、几内亚和摩洛哥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因此我提议，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几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的席位有限，我请博茨瓦纳、加蓬、几内亚和摩洛哥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有一项了解，当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博茨瓦纳代表莫迪西先生；加蓬代表恩东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和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恢复讨论题为“贝宁的控诉”这一项目。我要提出的是，当安全理事会在二月七日和八日举行的第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七次会议中讨论这

项目时，曾通过了第404(1977)号决议，决定派遣一个由安全理事会三个理事国组成的特派团，前往贝宁人民共和国调查一月十六日的科托努事件，向安理会报告。

由印度拉梅什·马利先生、利比亚曼苏尔·拉希德·基希亚大使和巴拿马豪尔赫·恩里克·伊留埃卡大使组成的特派团以伊留埃卡大使为主席，于二月十六至二十五日访问了贝宁，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提出了载于S/12294和Add. 1号文件中的报告。

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安理会与特派团报告一起收到的其它文件：S/12313号文件，载有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秘书长为递送加蓬共和国总统来电的信；S/12317号文件，载有四月四日秘书长为递送加蓬共和国总统三月二十三日来信的信；S/12318和S/12319号文件，分载贝宁临时代办四月四日和五日要求将贝宁政府的两份报告分发的来信。第一份报告已以S/12318/Add. 1号印出；第二份报告将尽速以S/12319/Add. 1号文件印出。

今天下午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巴拿马代表，他将与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主席的身分，介绍特派团的报告。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在我以特派团主席身分向安全理事会发言以前，要先以巴拿马代表的身分发言。这段发言当然是与今日委内瑞拉在安全理事会中所担任的职位有关。对于委内瑞拉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感到衷心欢欣的不只是作为博利瓦理想之都的巴拿马，整个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都把委内瑞拉国家视为在南北对话中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利益的最为英勇的斗士。

在我们这一多种族的大陆为西蒙·博利瓦出生地的委内瑞拉可以说不仅是“这位解放者的产生地”，而且是“许多解放者的产生地”。这个国家的许多政治家继承这位加拉加斯天才的遗志，历经数代都尽力在国界内外为拉丁美洲的自由、尊严、发展和团结进行艰苦的斗争。

如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大会发言时说，“加强联合国，〔因为这〕是加强和平与争取更好的人类命运的希望。”

(A/31/PV. 67, P. 7)

是委内瑞拉外交政策中优先目标之一。

从佩雷斯总统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这是委内瑞拉在本安理会所主张的政治观念，而它的拉丁美洲的特性则体现在它的代表，我们的杰出同事西蒙·阿尔维托·孔萨尔维大使。孔萨尔维大使是委内瑞拉国会人民行动党的代表。他从本国的议会来到这个世界议会，为我们带来他的宝贵经验以及他在狱中时通过各报章和在议席上所主张的理想。作为其本国的一个外交家，文化美术研究所所长和新闻部长，孔萨尔维大使带着正直人道、尽职和博学的美誉而到这安全理事会来，再加上他的智慧，一定能够帮助安理会四月份的工作做到有收获和有建设性。

主席先生，这些理由已够使你在执行主席职务的时候，做到处处成功。我希望声明，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得到巴拿马代表团的坚定和乐意的合作。我们以兄弟般的热情向你提供这种合作，因为我们知道你充满了委内瑞拉对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历史命运及其对人类使命所抱具的信念。

我们也非常希望将巴拿马代表团对美国安德鲁·扬大使在轮值三月份安理会主席时表现优异成绩的感谢，列入记录。扬大使就任不久已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才能。在担任主席期间，他明白地表示了愿意将本国利益服从联合国的理想和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意愿的坚定意志。

我现在要以安全理事会特派团主席的身分向安理会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我的同事，印度拉梅什·马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曼苏尔·拉希德·基希亚大使和我本人，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依据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安全理事会第404(1977)号决议设立的特派团的报告(S/12294号文件)。

各位记得，安全理事会在通过该决议时，决定派遣一个由三位理事国组成的特派团前往贝宁人民共和国调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事件，并向安理会报告。

安全理事会主席，联合王国的詹姆斯·默里大使在征询了安理会各理事国意见后，指定了印度、利比亚和巴拿马的代表为特派团成员。我有幸而被选为这个重

要特派团的主席。我对于能和我的同事马利先生和基希亚大使一起工作，也感到非常愉快。他们优异的工作才能与他们的合作保持乐观的精神使得特派团能够在和谐的气氛下迅速而有建设性地完成了这一艰难任务。所以我再一次希望在此向我的同事，为他们对执行安全理事会付托给我们的工作所作出的明智和实际的贡献，表示谢意。

在此我还要谢谢能干努力的秘书处随行工作人员。他们对特派团的成功很有贡献。

最后，我要向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特派团的深切感谢，他们不但是合作友好使我们能够执行我们的任务，同时还提供了不少我们在报告中用到的资料。对我们热情招待，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的政府官员和私人是如此之多，使我无法列举，不过其中第一位是总统阁下克雷库先生，希期他能向他的国民转达我们的感激。

说句笑话，我要指出任何拿起特派团报告的人，都不能指责我们处事不勤。包括附件在内，报告的重量超过一磅，篇幅在300页以上。

不过认真地说，我确实相信，报告长到能详尽地叙述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仅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需的。特派团所提报告的叙述部分，在我看来，对于特派团履行安全理事会所付使命的经过有了明确的交代。我希望从报告可明白看出，特派团的成员已经尽其所能不放过任何一个调查与一月十六日事故有关的每一个事件和情况的机会。

在特派团报告结论中的话是特派团的三位成员完全同意的，全部报告中，没有一处是有不同意见的。特派团各成员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认为报告中每字每句都有收集到的事证以为支持。成员们已尽可能将结论减少以避免任何夸张。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总会有详读全文和附件的机会。这个题目的重要，完全应该受到安理会各理事的亲自注意。

不过，我愿意简单地把下列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之点。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仔细审议一位在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被俘的攻击部队的成员的证词。他对特

派团所作的证词的摘要见报告的第20至24页，证词全文列入本报告的附件三。安理会各位理事明白，这位俘虏完全自愿地详述了他被募加入攻击部队和受训的经过，以及他参加一月十六日的战役。经过彻底地问讯，我们发现他的证词没有破绽、矛盾和明显的遗漏，他的叙述一般与其他人的叙述相同，而特别与贝宁政府所俘获的文件相符。

而且，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各理事一定会特别注意报告第32-40页第二编G所说并在报告的附件六中予以照相印出的文献材料。贝宁政府在将全部文献提交特派团时指出，这些是贝宁武装部队在赶走一月十六日的攻击者之后俘获的。这批文献内容繁复全部细密而贴切地证实该俘虏的证词和特派团所得的其它证据。

根据一月十六日被俘的攻击部队成员的证词以及攻击部队遗留的文件，特派团认为应该在结论（见报告第145段）中指出攻击者被召募和受训的地点，和他们一月十六日到达科托努前的出发地点和指挥这次军事战役的人。

我要特别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注意我们报告结论中从第126至140段的一部分，它对一月十六日的科托努事件有相当准确的叙述。

第141段的结论说，即贝宁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晨抵达科托努机场的部队武装进攻的对象；这个入侵部队的主要目的是推翻现在的贝宁政府。

单就贝宁国家的领土、独立和主权受到境外入侵部队的侵犯而论，贝宁无疑如第142段所说的是在遭受侵略。

也很明显的是，大多数的攻击部队并非贝宁国民，他们为了钱财参加这次行动，是被雇的佣兵。这项结论见第143段。

从这次作战的筹划和执行的方式来看，特派团认为他们也可为了同样的目的对其他无防御力的小国如法炮制。这项结论见第144段。

前面说过，特派团的达成这些结论是基于现场调查，向它呈述的详尽证词和俘虏的文件。特派团团员认为，要知道一月十六日贝宁遭受到的侵略的来源和执行

者，应特别重视俘虏的证词和攻击部队留下的文件。特派团认为它的结论是有确实而可靠的根据的。

不过在其能利用的时间之内，根据职权显然不容许特派团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查证所有获得的证据。

让我最后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及其二月份主席为他们的指派我们印度、利比亚和巴拿马的代表为安理会派往贝宁特派团成员，所给与我们的荣誉和信任，表示感谢。

主席：我要向特派团的主席和其他成员为其执行安全理事会交付给他们的任务时的热心和忠诚，致以安全理事会的谢意。

我深为伊留埃卡大使对我国和我本人的亏奖感动。我特别感谢他提到我在狱中的岁月。这种事往往是本人想忘记的。那是有用的经验，但不要以为我在赞扬此事。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非洲集团四月份主席尼日尔常驻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我们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因此，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惯例，我提议邀请尼日尔代表参加我们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尼日尔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有一项了解，在他想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博亚先生（贝宁）：先生，在你主持安理会的时候，它正要审议一个关系到非洲大陆存亡的重要案件。非洲大陆今天受到的许多灾害的威胁，都是真正危害到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的。

这些灾害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外国统治、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等的一切形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我们各个民族以及爱好和平、正义和尊严的第三世界人民的野蛮奴役和残暴剥削。

种族隔离是一种极其凶恶而残暴的奴役，是殖民地统治，是人对人的一种残忍剥削，安理会至今还没有结束的对于种族隔离的辩论已使得国际社会对于这一种威胁着自由和主权非洲的整个独立的罪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非洲所盼望的只不过是和平、安全和人民的幸福而已。

今天，在你的主持之下，安全理事会就要根据它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第404（1977）号决议的规定进行第二阶段的辩论。我们革命的、英雄的和无畏的贝宁人民对于这个辩论是非常重视的。

现在，安全理事会派往科托努的调查团已发表了它的调查结果，盲目从事这一勾当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所有忠实的代理人以及这些国家的新闻机构不遗余力地用以掩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六的这一武装侵略的种种神秘面纱都被剥得一千二净；我国代表团希望能够在明确、客观和诚恳的气氛中，以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来进行这次辩论。

但是，主席先生，在讨论到安理会当前的正题之前，请容许我向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二月份轮值主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默里大使表达贝宁人民深厚和诚挚的谢意。我国，贝宁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受到了卑怯而野蛮的侵略，我们伟大的战友克雷库总统特别感激默里大使在召开安理会和要它辩论贝

宁的控诉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

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理事国所表示的同情心和合作精神。我们对此愿热切地谢谢它们。

我要向美国杨大使对于他在一九七七年三月间主持我们辩论时的负责态度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

先生，我国代表团愿意对你担任安理会一九七七年四月份主席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知道，凭你的经验，我们的会议将能以一种诚恳、公正和负责的精神来进行。

主席先生，你可以放心，我国代表团保证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执行你这一重要的工作。

贝宁的做法是正义的。所有友好的国家都维护它；它们的积极支持和声援的精神使我们第一阶段的辩论收到了积极的成果。尽管它们本该如此，英勇的贝宁人民还是对他们深为感激。

我国代表团特别要提一提从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去贝宁实地进行调查的安理会特别调查团的成员们所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伟大的战友克雷库总统认为调查团主席，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大使和两位其它成员，利比亚的曼苏尔·基希拉大使和印度的拉梅什·马利大使在科托努所做的工作，极其彻底、负责而客观。

他们的长达 350 多页的报告和附件可以说是集许多有启发性、不能否认和可以测出事态轻重的事实的大成，值得由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仔细阅读。

我国代表团深信，根据特别调查团报告中所载无可抵赖的事实，凭你作为一个

开明的政治家所具杰出的品质，你一定能以公平的精神，依照爱好和平的贝宁人民的愿望来主持这次辩论。

完全知道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贝宁的种种事实的我国代表团；对于邪恶势力联合侵略第三世界一个只希望一本公正、平等和主权的精神，为其发展问题找出迅速而有效解决办法而没有防卫能力的小国的严重性确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何以贝宁人民，它的为民先锋的党和它的政府一直表现得非常敏锐、沉着、尤其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原故。这些，安理会的理事国当然是一定能认识到的。

英勇的贝宁人民很快的就揭破了它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所耍的花样，这些敌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耻地散布可恶的谎言对我国人民加以毒辣的诽谤，企图帝国主义的报纸叫嚣所谓有“神秘的佣兵”或贝宁的军队同政府之间有冲突等等的说法来迷惑国际舆论掩盖它们的滔天罪行。就象这里某些同事的代表们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贝宁人民不肯在进行调查之前冲动地达成仓促的结论，不合时宜的谴责、或冲动的责难。

虽然我们的损失很大，我们的尊严也受到了损伤，但是为应付我们这一世纪里最大的政治丑事，贝宁人民宁可保持得沉着清醒以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去确定真象分析和了解它们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让所有真正爱好和平与正义的政府有机会去了解、分析和判断一下一切特别具有启发性和不能否认的事实以及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英雄的爱和平的贝宁人民野蛮地犯下的武装侵略的卑怯行为的一切确实事证。

这一态度受到各方面很大的赞赏，同时我们也因此而可以对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非洲的走狗们为掩饰它们的滔天罪行，默默所搞的大阴谋击以当头一棒，因为它

们再也不能向国际舆论强销它们的无耻谎言了。

的确，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许多代表团曾到过对我国人民犯下罪行的现场。今天人人人都知道，非洲统一组织助理秘书长彼德·奥努先生曾到过科托努，根据他检查过的证据编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其后又有由安哥拉、利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特别调查团于二月二十四日到科托努调查后编制报告以补充奥努先生的报告。

今天人人人都知道，由尼日利亚、几内亚和贝宁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经过许多星期的工作，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中政治分析的客观性和深刻是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我要说清楚：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而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八日提出报告的。

该报告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最后被采用为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贝宁人民蒙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国家报告之前曾经过贝宁的党和革命政府的最高组织的详细审查。

在将该报告以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应备的文本分发之前，安理会的理事国现在至少能够有一份法文本。

最后，今天每一人都知道，安全理事会特别调查团的调查报告已在联合国内有了一种爆炸性的影响。

这些不同的报告显示出：贝宁所受的武装侵略是由外面提供经费的。这些报告都同意，认为这是一件清清楚楚的侵略案子，是一件经过小心策划，由犯罪专家以大规模方式予以实行的侵略案子。特别调查团报告的第141段中说：

“根据听取的证词和审查的证据，特派团可以作出如下结论：贝宁人民共

和国受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晨到达科托努机场的一支武装部队的武装攻击。入侵部队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贝宁现政府。”

同一报告的第142段又说：

“贝宁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受到来自该国领土以外的入侵部队的侵犯，就这一点来说，毫无疑问贝宁受到了侵略”。

这些不同的报告证实犯下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滔天罪行的人并不是从火星上来的，也不是火星人也不是乌有先生，贝宁人民在那天早晨不是在无中生有。这些不同的报告证实国际帝国主义，世界人民的死敌雇了许多佣兵侵略贝宁，从背后对它民主的人民革命刺上一刀。特别调查团的同一份报告(S/12294)的第143段说：

“也很清楚的是，大多数攻击部队不是贝宁国民，参与这次行动是为了发财因此是雇佣兵”。

因此，特别调查团的报告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

现在，侵略的真相已经百分之百地证实了——物质的损坏、双方的各有死伤、佣兵遗弃的武器和军火，被俘的佣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证据——如果有人还认为是贝宁人民故意栽脏，那就是天生的存心不良了。

如果有人认为贝宁人民共和国捏造了吉尔贝·布尔任中校或西·萨瓦尼的国民身份证，那不是幼稚便是真正的存心不良。如果有人认为贝宁人民共和国伪造了那些受雇的凶手，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袭击科托努的佣兵们的银行帐户号码、飞机票、姓名和地址，也一定是存心作假。

反动派和新殖民主义者所害怕的，以及使得帝国主义阵营及其非洲走狗们手足

无措的是贝宁握有足以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对非洲作殖民主义再征服的全部狰狞阴谋的重要文件。经过各个不同的委员会和调查团进行了审慎的调查之后，要想以怀疑文件的真实性的方式在世界人士的心里制造疑问是徒劳的。

人人都知道佣兵是大规模犯罪的老手、屠杀无辜人民的专家；他们凭这种技能卖钱，必然要有人来招募他们、付他们薪水，指派给他们一定的任务，给他们完成其死命的任务所需的一切资料。我们现在所要说明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谁在背后指使这项大规模的犯罪行为？策划？这次拚命的、殖民主义再征服的到底是谁？派往科托努的调查团的大量案卷为这一重要问题的明确答案提供了一切必要的资料。现在就让我们客观而诚实地分析一下这些成分。

第一，是这次侵略行动的财务案卷。为推翻贝宁人民共和国革命政权所用佣兵的薪酬的总数见调查团报告的附件四。在行动前的阶段是475,000美元，行动后的阶段是530,000美元，就是单是薪饷，总数便是1,005,000美元。这可以在报告的第42页第126(17)段和附件四中查得到。此外，还有报告第46页和第47页的第126(46)、(47)、(48)和(49)段关于这次由邪恶势力幕后操纵的对贝宁及其爱好和平的革命人民的武装侵略的经费情形也说得相当清楚。就如同我们在二月里便说过出卖我们的民主人民革命神圣事业的贝宁公民或公民团体是没有任何一个拥有这样雄厚财力的。因此，支持这次凶暴行动所需的大量经费显然只能来自有力的经费来源。

第二，这次侵略所用的武器和军火有一份清单。调查团的大堆案卷中所列的比我国代表团在二月间所提出的更为详细和完全。没有某些国家财务势力的全力支持，那一个背叛我们神圣事业的贝宁卖国团体能轻易买到如此先进的武器？

第三，这些佣兵是从那里来的，是怎样招募的。据调查团提供的情报是：第一，武装部队的大多数成员为白人；第二，他们的混合方言是法语，也就是，他

们说法语时没有外国腔；第三，那个亲自指挥作战的头子是一个法国军官，吉尔贝·布执中校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生于法国的卡昂，他在法国的住所是巴黎，马克斯·多尔穆瓦路十四号；第四，所有这些白人佣兵出发和到达的地点是巴黎，他们的机票是从法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运输公司买的。

根据这些如加指责几乎无可驳辩的可耻的事实，贝宁有充分的理由敢说策动这次武装侵略贝宁的人是在法国的一批从来不能容忍、也决不会容忍我国自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来正在进行的革命性的事业的反动的新的新殖民主义集团。这些人是法国殖民主义的旗手，基本上敌视我国的民主人民革命。法国殖民主义过去派遣过特务单位及其类似的和颠覆的组织向我国武装和发动过攻击，今后还是要继续这样做。贝宁的革命已经消灭了政治的奴隸和黑人傀儡。折散了帝国主义在贝宁的代理人和国家当局的代表，即剥削性的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之间的长期的密切而肮脏的勾结。新贝宁要完全独立、自由，绝对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它正在依赖它自己的资源忙于铸造这一个自己的命运。

我国代表团要在这里向法国代表团强调一点。贝宁人民同法国人民有极好的友谊。一直到今天法国仍然是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的伙伴，因此，对我们贝宁来说，法国仍然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我国代表团通过安理会要请法国代表团拿出诚意，真心合作把这些对贝宁人民犯下罪行的人交付适当审判。考虑到法国人民和贝宁人民仍然是朋友并且都有非常珍贵的正义的传统，因此绝对有必要把吉尔伯上校及其在巴黎的法籍和其他同党交付审判。遭受侵略和暴行，他们的一些英勇的子弟就被这样卑怯地刺杀的贝宁人民完全有权要求对侵害他们的罪犯加以适当惩处。贝宁人民一定尽一切努力使正义得到伸张。

对贝宁人民友好的法国人民是一个爱好正义和笃信民主自由的民族。贝宁人民决不容许掩饰真相，也不容许负责当局包庇，具有如此严重后果的公然的罪行。

关于惩罚我们有充分的情报可以揭发他们目前藏匿所在的佣兵罪犯这一个特殊问题，我国代表团要向联合国各会员国作出友好的呼吁，要求支持贝宁揭发他们和防止他们再犯别的罪行的努力。

国际帝国主义如果没有在非洲大陆培植大大小小在各种不同的伪装下的走狗、傀儡或当地的代理人来帮助它们是不能进行其肮脏的工作的。

显然的，不论其社会和政治制度为何，没有那个非洲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能容许这种对其内政的公然干涉。贝宁强烈谴责过去法国的反动分子和新殖民主义的集团在非洲代表法国和国际帝国主义主持的炮舰政策和殖民地再征服政策。我们曾一再地说过，世界人民绝对有必要联合力量及早消灭我们这个世纪的祸害——国际佣兵活动。

世界凡是尊重本组织《宪章》的国家都必须一致支持贝宁的事业，这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因为，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拉贝塔菲卡同志二月七日在本安理会曾说：

“只要还有些人相信，今日世界所需要的相互依存可加操纵和利用，来建立以依赖剥削和支配为基础的新关系，就既没有国际和平，又没有国际安全”。
(S/PV.1986, 37段)

目前仍然在痛苦呼号的贝宁人民要求安理会采取下列行动：

第一，强烈谴责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的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为了免于误解，其中应该突出对该一罪行要负真正责任的经济势力所担任的角色；

第二，坚决谴责被帝国主义和邪恶势力用作干涉工具的国际佣兵，威吓象贝宁这样的没有防卫能力的小国的人民的生命，企图摧毁它们的制度以便对国家进行掠

夺，对人民实施压迫。

至于那些本身是贝宁人而充担代理人的人和背叛我们神圣事业的叛徒能够自己击退侵略者的贝宁人民已经比以前更为警惕，更为坚强了，一定能自己来同他们算帐，使他们以后不再为害。

贝宁向安理会提出的反佣兵案件是以前没有过的，但是有详细的情报予以支持。这宗档卷现已为我们国际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所有，应能对使用佣兵对没有防卫能力的小国进行侵略进行一次具体的和决定性的斗争了。

对贝宁的侵略行为是对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侵略行为，因为，调查团在其报告第144段说得很清楚：

“从这次行动的构想和执行方式看来，特派团相信在别的地方也可为类似目的对无力自卫的小国进行类似的行动。”（S/12294,第51页）

昨天是几内亚和安哥拉。今天是贝宁。明天将是谁？谁知道？

我们知道，第三世界的小国，是以这种国际资本主义冒险家，白人雇佣军为工具的侵略行为的排定的受害者，特别是其政治独立的决心最为刺激了国际强盗的小国。在某种官方机关提供的掩饰之下，帝国主义国家在许多地方设立了招募雇佣军的中心以便对第三世界的独立小国进行这种不可宽恕的罪行。

国际社会必须更加清楚国际雇佣军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那种行动是受到极好的保护的。尽管有口头的谴责却没有真正的行动来消除这个时代的罪恶。贝宁事件将是对某些国家在反对雇佣军的共同斗争方面的诚意和真伪的一个试金石。把布热及其所有的活着的共犯交付审判将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考验。

我在二月七日说过，特别调查团也一定已经注意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强大经济集团派遣一伙武装雇佣军武装侵略使我贝宁共和国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不想重复我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发言中所叙述的损害详情，但是我要让安理会知道这次侵略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第一，侵略行动使我不得不特别注意防卫和安全的问题。第二，虽然贝宁已经于一九七六年成功地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生产运动，现在正应集中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但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以后，贝宁人民都已经动员起来，军民都进入警戒状态。第三，为了根据我们所拥有的文件易于理解的安全理由，我们不得不把西方的边界暂时关闭。这使我们要蒙受一些损失，同时也对我们的经济有不利的影晌。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的侵略行动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可观的。我已经按照特别调查团报告第133段，把损坏的估计交给了团长。估计总数达60亿CFA法郎。

根据前面所说的，我贝宁人民共和国需要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来弥补因侵略而受到的损失。

贝宁人民要求安理会采取措施以保证损坏能够得到补偿和对我国的经济提供相当的援助。但是我要向大家说清楚，贝宁人民是革命的人民，不是到这儿来乞求施舍的。主要我们将依靠自己的资源来处理这次野蛮侵略所造成的损害。贝宁人民要求正义和要求赔偿所有的损失。这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

我们要求各国支持，保证我们的防卫和安全，避免再有这种野蛮而不可宽恕的行为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惩一儆百立即应该拘押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杀害我同胞的雇佣军的原故。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世界各国政府的合作。

贝宁人民本身已经以完全独立和本着负责的精神作出了一个自由的和一往无

前的选择。 我们决定在政治上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来保卫它。 希望侵略者能彻底明白这一点。

主席： 我谢谢贝宁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在现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当中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一定会因为讲法文没有法国腔而感到庆幸。

主席先生，从今年年初起，我有幸与你在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集团以及在安理会共事。我们都不期然地注意到你在有效而圆滑地执行你的伟大而美丽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时的沉着、谦逊和友好态度。一两年前，我有幸访问了贵国。你在公众连络和公众关系、文化、政治和外交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使安理会得益不少。你高尚、温文的态度、信誉和人格，赢得无数人的尊敬，更为贵国赢得各方面深厚的友谊。

我热烈欢迎和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的主席。我以能够在你的领导下做事而感到自豪，愿意与你充分合作。

我还要向卓越的前任主席、前任国会议员、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大使安德鲁·扬特别致敬。

扬大使把南部清新的空气带到联合国来，特别是带到安理会来。长久以来，我们看到的只是美国被歪曲的丑恶脸孔。但是，扬大使一下就成功地扭转了这种可悲的局面，使我们看到他的伟大的国家的正面形象。我认为他已经挽回了几位前任美国代表对联合国和美国所造成的损害。我们不再听到充满威胁的傲慢的、好战的、挑衅的语言。反之，我们听到充满了解、合作与和平的和谐语言。扬大使已在极大程度上获得我们的信心。他本人的活力和态度已赢得我们大家的友谊；他纯真的诚意已成功地帮助美国政府建立信誉；他在我们三月份的会议中，表现了很大的耐心，他为真理和正义展开的幕后活动，都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无限的鼓舞。

我对扬大使展开坚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对他灵活地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表示祝贺。我可以向他保证，只要他仍然留在这里，我国代表团就一定同他充分合作；我们希望他永远留在这里，除非他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去竞选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认真考虑辞去毛里求斯常任代表的差使不干，以便可以自由地协助我的朋友安迪。协助安德鲁·扬也许会给我一个更好的机会，为二十一世纪

的大陆创建一个非洲合众国。

我现在再谈到贝宁问题。

首先，我要向特别调查团和秘书处为它们所编写的巨型报告表示祝贺。特别调查团除了它的成员都有丰富的经验外，又幸运地能有利比亚和巴拿马军事专家的协助，因此最适合担任这项工作。值得特别表扬的是负责领导和指导工作的特别调查团团长，我们的好朋友巴拿马大使伊留埃卡。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现任主席多哥外交和合作部长埃德姆·科乔先生阁下的领导下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关贝宁问题的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如下：

“严厉谴责这项对贝宁人民共和国展开的武装侵略行为，欢呼英雄的贝宁兄弟人民英勇地将其击退。”

虽然这件遗憾的事仍在非洲统一组织审议中、可是，由于它的重要性，这件事不但值得加以区域化，而且还要通过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加以国际化。事实上，部长理事会在它的决议里，已要求联合国的非洲集团在安全理事会辩论这件事时声援贝宁。

特别调查团的报告在匆忙中写成，时间太短，条件又不够。报告的撰写人在结论的末尾已经说明过这点。但是，我认为这个报告已可帮助安理会作出总结，对这件事的较严重部分立刻作出决定。

调查者所作为基础的证据大致不出下列三大类：第一，观察；第二，唯一被囚禁的雇佣兵的供词；第三，雇佣兵所留下且足以证明该名人犯所举证据的文件。

当然，这件事有些神秘的地方及其文件本身的复杂性都必须由几位法律专家来澄清。但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早晨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则已经是毫无疑问了。我相信可以说，安理会所有的成员，至少已同意了这一点。

大家已明确知道，国际帝国主义*确曾对贝宁人民共和国发动蓄意的武装侵略。

* 参看毛里求斯代表的发言，下文第86页。

无可否认地，这件野蛮的行径已使科托努蒙受生命损失和大量物质破坏。

我们已经仔细听了特别调查团团长伊留埃卡大使的发言和我们亲爱的兄弟贝宁大使博亚的发言。

我认为此刻已无需就该报告和附件作深入的分析。老实说，如无专家协助，我相信是无法进行分析的。但是，我觉得安全理事会根据该报告和我们所听到的发言，已经可以毫不迟疑地严厉谴责这种国际雇佣兵的活动，严厉谴责破坏各国的稳定局面的侵略行动。我认为安理会应作出决定，呼吁国际社会向贝宁提供物质援助，以挽救和补偿这次侵略所造成的损失。安理会更应作出决定，让应当负责的国家赔偿贝宁的损失。我建议赔偿的数额由秘书长的代表来决定。我认为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有义务尽一切力量协助贝宁。

关于“侵略”一词的定义，已由第六委员会作出建议，大会已在第3314(XXIX)号决议里予以通过，我愿意向安理会理事国指出该决议附件第四条，内容如下：

“以上列举的行为”

就是第一、二、三条所列举的，

“并非详尽无遗；安全理事会得断定某些其他行为亦构成宪章规定下的侵略行为。”

因此，我想略为分析一下过去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处理过的雇佣兵问题的各个方面。

现在我想谈谈“雇佣兵主义”的现象。它的危害国际局势是已有相当时日了。

我知道英文字典里还没有“雇佣兵主义”这个字，所以，请各位原谅我为了方便而就这样称它。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曾屡次就现代国际关系上的雇佣兵问题表示了意见，这些意见里显然含有了对这个问题的国际法原则的新内容。在我觉得，已经相当肯定的有下列这几点原则。

第一，雇佣兵是强盗，这当然包括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打击民族解放运动的人。

第二，为此，雇佣兵如被捉获，应作为罪犯处理，这可从大会题为“对殖民地统治和外国统治以及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的战斗人员的法律地位的基本原则”的第3103(XXVIII)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中见之。

第三，各国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任何人在其境内招募、筹资或训练进行殖民战争的雇佣兵。

第四，各国对于一种更为广义的雇佣兵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就是指被利用作为破坏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人。关于这一点，可以引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会通过的《不容许干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宣言》：

“任何国家亦均不得组织、协助、制造、资助、煽动或纵容意在以暴力手段推翻另一国家政权之颠覆、恐怖或武装活动，或干涉另一国家的内乱。”

(大会第2131(XX)号决议)

第五，一国派遣或代表一个国家派遣雇佣兵对另一个国家展开武力行动，如其严重的程度到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通过的《侵略定义》中所列的行为时，其本身就是一项侵略行为。

第六，雇佣兵常常由私人团体招募、筹资和训练，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境内有这种事情而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或虽采取措施而不惩罚参与这种活动的人就负有国际责任。同时，各国也有义务禁止它的国民参加雇佣兵。

因此，大会第2465(XXIII)和第(2548(XXIV)号决议要求各国政府立法，宣布在其境内招募、筹资和训练雇佣兵为犯罪行为，应予惩罚，并禁止其国民充当雇佣兵。安全理事会第239(1967)号决议明确阐明各国所负的国际责任，其中说：

“谴责坚持准许或容忍以推翻联合国会员国政府为目标，而招募雇佣兵并予以便利的任何国家。”

尽管这些原则已经明确宣布，但是，我们认为，如要在国际一级上解决“雇佣兵”或雇佣兵主义的问题，仍有些不甚明确之处有待澄清。首先，现在还没有就“雇

佣兵”一词的准确定义达成协议。在受托审查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的第三届人道主义法会议上，尼日利亚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定义，内容如下：

“凡特别从外国招募、不属于交战一方的武装部队成员，主要为了军饷、报酬或其他个人利益而参加战斗或武装作战的人都是雇佣兵。”

不过，这项提案还没有通过，预料在数周内于日内瓦举行的第四届会议将会提出一个获得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九七六年由英国首相委任，专责调查招募雇佣兵问题的联合王国枢密院顾问委员会又称为迪普洛克委员会也审议了雇佣兵的定义问题，通过了“广义的雇佣兵”的定义如下：

“广义地说，凡为了薪酬而自愿在不属于本国正规部队的武装部队中服役的都是雇佣兵。”

必须弄清的另一部分是，国家立法中究竟雇佣兵的规章或规定？我们还记得，大会在几项决议里曾要求各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发生雇佣兵的招募、筹资和训练的情形。可是，我们无法查明各会员国履行这些建议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谈及的迪普洛克委员会，目的在于审议有没有立法的必要，包括可能对联合王国的国外服役法予以修正。其他国家可能也已经采取立法或行政措施来对付雇佣兵的问题，如能对这些措施的性质和内容收集更多的资料对于进行一项比较研究，以归纳为可为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列入一个国际公约里该是极有帮助的。

一九七六年六七月，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十七届常会在路易港举行，会上通过了一项由安哥拉提出的决议，要求进一步研究就雇佣兵问题拟订公约的问题。这是国际上，尽管是区域一级，针对这个问题的第一项提案。我们认为，以公约的形式来订定国际刑事法是处理雇佣兵或雇佣兵主义问题的合时倡议，这项刑事法应将雇佣兵列为与海盗和种族灭绝罪同等的国际犯罪行为。

我劝世界上的大国不要自鸣得意。当我想到科托努发生的事，极可能就在许多国家的首都重演的时候，不禁心为之寒。现在来处理雇佣军的问题正好不迟不早。就是在我们讨论贝宁控诉的今天，这种罪恶仍然到处存在。我无意挑起有关另一

个非洲国家事态的辩论。但是，我不得不请安理会注意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畅销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出一篇署名大卫·安纳布尔的文章。

我只引述下列各段，不提个人意见，用以支持我所提出必须签订一项有关雇佣兵的公约的号召。

该文的标题是《去非洲的雇佣兵的招募工作又开始了》。

“企图招募美、英雇佣兵到非洲作战的事似乎已在开始。

“上一次招募英、美雇佣兵的冒险行为，去年在安哥拉遭遇惨败，许多人被囚禁或死亡。

“现在，如果传出的关于一九七六年安哥拉事件和这次活动的消息来源是可信的话，那末，招募的目标显然是要找一百名美国退役军人，三百五十名英国退役军人，去与扎伊尔政府军一起对抗在扎伊尔南部的加丹加叛军。”

这篇文章又说：

“美国出现新的招募雇佣兵活动的最先征兆为四月一日在《弗雷斯诺蜜蜂报》（加里福尼亚州）刊登的招募广告。这段广告征求有军事背景的人前往非洲从事“高度冒险”的工作，月薪从1,200至2,000美元不等，视资格而定，要申请人附缴履历。

“除外，根据一位最近从非洲回来的美国雇佣兵的消息，去年招募英国人前往安哥拉的组织，现在找寻新的应募的英国人去扎伊尔。

“英国和美国似乎都没有防止招募和聘请雇佣兵的适当法律。但是，两国政府都曾表示强烈反对一九七六年雇佣兵在安哥拉的干预行为，并且否认与它们有任何关系。”

为公平起见，我应当引述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言人赫伯特·赫图先生的话。他在答复有人问及最近招募雇佣兵的事时说：

“我们同招募美国人或别国人民充当雇佣军，前往非洲各处的事绝对地、明

确地毫无关系。”

我希望这些话可以帮助安理会各理事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认识到，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解决办法，就会更为严重。

主席：我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的夸奖。我高兴地告诉他，我赞成他所说有关扬大使的未来计划和他希望组织一个国际内阁的可能性。第三世界国家派代表参加大国的内阁，这会是很好的经验。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尼日尔代表。我邀请尼日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普瓦松先生（尼日尔）：主席先生，在谈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实质问题以前，首先我要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责任重大的安全理事会主席职位。我们知道以你的长期经验和大家一致公认的才能一定能胜任你在这个月所要执行的微妙任务。

在结束这个简短序言之前，主席先生，我要对你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安德鲁·扬大使给予应得的赞扬，在安理会审议当代最热烈争论的问题，就是南部非洲局势的时候，他被请来引导安理会的工作。谁都知道扬大使在所有关于人和人权的问题上的抱负和战斗精神。他的出席安理会毫无疑问表现出美利坚合众国国际政策的新精神。我们欢欣祝贺我们的同事扬大使，他为我们非洲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以及开创全世界正义时代的斗争，激起了希望。

当我在谈论世界和平的时候，不幸得很，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使和平更难获得的一种局势。当然我指的是对独立的主权国家——贝宁的空降武装侵略。

在谈到问题的实质以前，我要感谢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容许我以本月份非洲集团主席的身份在这个庄严机构发言。

大约两个半月以前，当我们通过国际新闻的扭曲报道，首次听到对贝宁国的愚蠢野蛮的侵略的消息时，世界舆论不免怀疑是否真有这么一次侵略。这是否可能？每一个报道都经过技巧的操纵以掩饰和歪曲真象。显然有必要不计代价地防止国际舆论看清这种对一个兄弟国家策划的阴谋，其原因只能是思想意识和物质上的。有些人一时还有怀疑，因为他们还不惯于以殖民时期以后的观念来看待非洲问题。但事实具在，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既使在这种情况下，就我们非洲人来说，我们毫不怀疑兄弟的贝宁国已确实成为由外国策划、组织和控制的侵略行动的对象。因此从非洲大陆和岛屿的每个角落都自动发出支持函电给贝宁国家元首克雷库总统，和抵抗不义进攻的英勇的贝宁人民。

我国尼日尔同贝宁有长期的共同历史，并在许多国际、非洲、区域和双边组织

中同贝宁一起为我们两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努力，我们对一群无信念、无祖国为强有力的金融集团服务的雇佣军对一个兄弟国家犯下的野蛮行动，感到深切的愤慨。因此尼日尔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赛义尼·孔切中校立即向他的弟兄和朋友马蒂厄·克雷库总统发出表示团结的电报，电文如下：

“我们极为痛苦和深感愤慨地获知国际帝国主义收买的雇佣军于一月十六日星期日攻击科托努机场，妄图推翻你所领导的政权。

“尼日尔人民祝贺贝宁人民和武装部队的警惕性，并向克雷库总统保证我们兄弟般地一贯团结。全尼日尔谴责这种企图，并呼吁非洲一致团结提高警惕以遏制和阻止在任何地方进行的这种企图。”

几天以后，尼日尔国家元首派遣外交和合作部长穆穆尼·吉马科耶·阿达穆阁下到科托努，带给克雷库总统表示团结的特别信件。吉马科耶部长在贝宁首都答复记者时宣布：

“一月十六日的侵略是对整个渴望自由的战斗非洲犯下的卑鄙行为。”

这是非洲所起反应的一个例子，表现出整个非洲都对这种背信弃义的侵略感到深切的愤慨。非洲愤慨地谴责那些仍在梦想把非洲紧握在手里以满足其卑鄙的物质利益的人所玩弄的新花招。

最近在班吉召开的非洲、马拉加西和毛里求斯共同组织（非马毛组织）最高级会议上，以及在洛美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最近一次部长委员会会议上，非洲一致表示强烈谴责使用雇佣军来破坏某些政权的稳定。

许多年来帝国主义害怕了，撤退了，陷入困境了，现在又想出利用雇佣军重新征服殖民地的新花招。第三世界在非统组织和不结盟国家集团内都抗议这种新的手法。非洲必须制止这些雇佣军的活动。安全理事会必须伸出援手，采取适当措施并断然谴责这种手法。

然而，尽管在以前的刚果和在几内亚遭到惨败，帝国主义仍在作困兽之斗。让我们希望科托努的教训能促成反省。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小国或中等大小国家能够高枕无忧。恩德培的空中强盗破坏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稳定的企图，和占领扎伊尔的领土都是要求非洲必须提高警惕和坚决抵抗的事例。

今天我们面对有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报告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处的报告。事实是势不可当的，事实决定性地挫败了那些想要破坏某些非洲政府——那些为自由构想的人民解放事业而尊严努力的政府——的稳定的人搞出的转移视线的企图。

安全理事会不能对这些卑鄙的行为视若无睹，这种行为已严重到不仅危及小国的主权和完整，而且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几内亚和贝宁两国人民表现出当他们受到卑怯的攻击时，我们首先相信自己的抉择。我们首先忠于我们自由选择的价值和制度。其他国家必须了解，我们不会是同它们一样的。我们要自行其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人道、公正和宽容的社会的观念——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愿望。

雇佣军和支持、资助他们的国家可以造成一时的疮痍满目现象，但是我们独立国家将在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协助下坚决战斗到底，以阻止再征服和统治的部队。

对贝宁的侵略造成巨大的损失，贝宁人民很长时期都会感受到其后果。许多人的生命牺牲了，民房和公务上设施被毁或受到严重破坏。

全非洲同贝宁肩并肩要求赔偿。自尊的贝宁人民曾辛勤工作以建设新社会，他们毫不犹豫地作出重大牺牲，使他们的首都科托努具有不容矫饰的革命人民所向往的新气象。迫击炮、火箭炮、机关枪，帝国主义的屠杀机器跨海而来，杀了人，造成了破坏。在可怕的突袭后，责成英勇的贝宁人民自己修复一切，难道是公平的吗？这不是国际慈善的问题，而是公正的补偿损失问题。

因此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作出明智而客观的决定，不仅坚决谴责对贝宁的卑怯

的攻击，而且提供必要手段，对兄弟的贝宁人民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作出公平、公正的赔偿。

我们很高兴这次卑劣的攻击遭到了失败。安全理事会必须负起历史责任，也就是说，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彻底制止使用无国籍的雇佣军。非洲需要在安定中建设，我们要求尊重这一点。

主席：我谢谢尼日尔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加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恩东先生（加蓬）：首先，我要谢谢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准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我也要和其他代表一起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我深信你在国际关系上的经验，你的才干和你的机智，都足以保证我们对于现在正在审议的问题能够获得圆满的解决方法。

也请大家准许我向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鲁·扬先生阁下致以热烈的祝贺，因为他熟练地主持了三月份的安理会会务。

我们拜读了安全理事会根据它的第404(1977)号决议的规定设立的贝宁共和国特派团的报告；这个报告间接提到加蓬、我的国家——我再说一遍，“这个报告间接提到加蓬”，因为我不能也不愿相信加蓬实际上和这个事件有任何关系。加蓬代表团最强烈地抗议那些毫无根据和未经证实的提及加蓬的词句，并且庄严地否认所提及的事实，因为它们的唯一目的是要玷污作为非洲民主大会、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的一个创始成员国的我国的印象和良好的声望；而且，我国的国际政策是要特别致力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那些原则在所有方面都是符合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原则的。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一日，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在利伯维尔的记者招待会上反驳了那些指控，说得客气一点，那些指控是荒谬的。

让我在此地回顾一下我国政党——加蓬民主党——的箴言：“对话、容忍与和平”，这个箴言是我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基础。在这方面，实在没有必要重申我先前断言的话，即我国在外交政策上始终应用和平共处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

难道在此地有必要提醒安理会，贝宁和加蓬素来维持着并继续维持着友好和特殊的关系？难道有必要提醒安理会，加蓬共和国与一切非洲国家都维持着非常好的友好关系，不论这些国家在区域上或洲际上的政治方向？难道有需要提醒安理会，加蓬不断地给予友好国家多方面的、大公无私的援助？

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先生阁下到过加蓬正式访问，他最有资格正确地评价加

蓬当局友好无私的合作，及它们对非洲统一事业的诚心、善意和战斗的精神。顺便提起一件事情：克雷库总统自己在正式访问结束时也曾有力地证明这点。

加蓬政府冒昧地希望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终于会了解，它们误信了整个非洲的敌人特别是加蓬的敌人的话。否则我们必须象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那样，作出如下的结论，即“明显地，革命的反覆无常在非洲是最古怪、最令人沮丧的”。

在这方面，我国不得不有力地谴责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这包括使用国际雇佣军。

我国政府的主要事务一方面是促进一切领域的发展，以争取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是促成非洲统一理想的实现。在这方面，如同一九七七年三月四日加蓬共和国外交和合作部长马丁·邦戈先生阁下在纽约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旅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强调的一样：

“加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管闲事上面。加蓬正在忙着工作和建设。”

我希望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兄弟们相信，我国不管直接或间接都没有介入这个暧昧事件，没有介入这些无法无天的歹徒所作的厚颜无耻的偷袭事件。那些歹徒对谁都不忠诚，我国对这些人毫不留情地加以谴责，因为攻击贝宁就等于攻击整个非洲，从而使得非洲得来不易的独立发生动摇。

让我们看看我们所收到的报告。有什么证据可以断定我国可能介入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让我们看看已经提供的证据，并且在未审议各项证件之前，先看看各个证言。让我们依次谈谈一个所谓俘虏的供词，及贝宁国民和住在科托努的外国人的证言。

巴·阿尔法·奥乌马罗先生杂乱无章的供词很难令我们无动于衷。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是，他竟然是唯一的“俘虏”，虽然我的同仁，来自贝宁的兄弟，博亚先生阁下曾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在安全理事会说过：

“他们的偷袭飞机须很快起飞，遗留下很多大量吸毒神志不清的雇佣军和他们不能带走的同伙的尸体。”（S/PV. 1986，英文第十一页）

我们不得不怀疑那些雇佣军到底怎么样了？为什么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只问了一个所谓俘虏的供词，这个俘虏凑巧是几内亚国民，并且至少他被捕的情况是很令人怀疑的。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很多大量吸毒神志不清的雇佣军和他们不能带走的同伙的尸体”——用我的同仁，来自贝宁的兄弟的话来说——我要强调“很多大量吸毒神志不清的雇佣军和他们不能带走的同伙的尸体”——并没有让特派团的成员看到，因为他们已象变戏法似的失踪了？

正如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一日在利伯维尔举行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所有的白人雇佣军都消失了，并且变成一个黑人了。难道还有必要提醒特派团的成员——他们毫无疑问是很客观的——注意到“片面的证据无效”这句古老的拉丁格言吗？

至于贝宁国民的证言对于我们而言是没有客观价值的，因为他们不能既是事件的当事者又是裁判者。我和他们一样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的困难时刻，国民的国家观念是会加强的。

至于住在科托努的外国人的证言，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使得他们很难发表与报告不同的话。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敢于在事件发生在他们的居住国之后，说出与官方的观点不同的话的那些外国人究竟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找到的证件。

我发觉非常自相矛盾的是，由职业“雇佣军”组成的，受过高度训练的突击队，在展开攻击一个国家时，竟然会携带会泄露情况的个人物品，诸如身分证、支票簿、家人照片、帐单、付款单及银行存户收支报告单。难道他们要我们这些理智清醒的成年人相信圣诞老人这种无稽的神话吗？不！我们加蓬的人相信这是紧急拼凑在

一起的相当笨拙的舞台剧，我甚至还要说这是很粗劣的恶作剧。

由这些所谓的证据看来，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不是职业雇佣军的突击行动，而是私掠船所采取的偷袭行动，他们的动机是很卑鄙的。有一个目击者说，他很惊讶地看到，这些雇佣军看来态度轻松，蛮不在乎。

由于报告中提到我国，并且鉴于前面所述的种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断定，整个事件是捏造出来分化离间非洲国家的。虽然我们必须对捏造者承认，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这个闹剧是演得很好的，甚至可以拍一部好电影，但是加蓬还是要重申，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这一切使我们怀疑载于报告中的资料的可靠性，特别是因为特派团自己说，它不可能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并且“由于没有时间”，它不能够证实收集到的证据，我们并不怀疑报告的客观性，因为我们绝对信任安理会的成员。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报告中所提到的证件的正确性。

我们认为安理会面临着抉择的问题。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它应该在让各理事国公开互相指责之前，先分析载于由它设立的特派团所提出的任何报告中的资料。

现在安理会已经审理这个事件，它面临着另一个抉择。我们是不是要根据一个被监禁的所谓雇佣军的证据，及所谓雇佣军遗留下来的所谓证件，来损坏一个卓越的国家首脑的名誉呢？况且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被监禁的所谓雇佣军所提出的指控，因为“没有时间”尚未证实；所谓雇佣军是否确有其人，也因为“没有时间”尚未明确肯定；难道我们要根据他们所丢下来的所谓证件去损坏那个国家首脑的名誉吗？再者，那个所谓俘虏被捕的情况至少仍然令人怀疑，并且在他作证之前，已经被贝宁人民共和国当局拘留一个月了。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所谓俘虏没有受到贝宁当局的压力？因为根据报告，他要求贝宁当局对他从轻发落。

加蓬对这些指控惊讶不已，因为截至目前加蓬或贝宁方面都不曾有过任何的挑

衅行动。我们要在此重申，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国家敌对政策或声明的威胁。

加蓬政府希望贝宁不要受到非洲敌人阴险、狡诈的阴谋的利用，他们乐于看到非洲分裂，从而加大和加深所谓革命或进步的国家 and 所谓稳健的国家（我国总统称为现实的国家）两者各走极端的趋向。关于这一方面，我要明白地指出，非洲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是能够适当地描述非洲的唯一陈述。

加蓬仍然深信，想要拖我国下水的种种阴谋，仅是一种幻想，除了分裂非洲和怀疑我国对非洲的责任感之外，不能达成任何目的。由于对非洲的责任感，使我们同意作为即将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会议的东道国。

最后，我仍要就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引述刊登在非洲和国际政治方面有名的一个周刊上面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资料并不完整，我们认为必须继续寻求资料，并且确定这个事件的真相”。我认为这必然有利于我们都很关心的非统组织，也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和平和安全仍然是本组织的根本目标。

“否则，人们受到根据不可确信的证据所提出的褊袒和片面的论据所蒙蔽，对于侵略贝宁人民的行动仍然无法解释，甚至难以相信。可以得到好处的并不是贝宁”。

因此，为了表示我们的善意及为了有助于确定真相，我要冒昧地在此重申，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已通过联合国秘书长，邀请到贝宁视察的同一个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带着在科托努被俘虏的所谓雇佣军前往加蓬，以便就地补充他的情报。

加蓬共和国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以便根据双方的对质和更仔细的调查，确定事实的真相。

主席：我要谢谢加蓬代表对我个人的赞扬。

在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姆·斯·卡马拉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以最愉快的心情祝贺你就任安理会的主席。

你作为一个对我们友好的、对我们的问题较为了解的国家的代言人，具有非凡的才能；我们对你寄予厚望，因此，我们很高兴看到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04(1977)号决议，我们现在开会讨论前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的特派团所编制的报告。

我国代表团要向特派团各位团员表示祝贺，他们从贝宁带回了一大批客观的调查资料，使我们对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科托努发生的事能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们也要向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大使、印度的马利先生和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贾马希里亚的曼苏尔·基希亚大使以及他们的助理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了查明英雄的贝宁人民遭受侵略的事件所作的努力。

在安理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团解释了我们这次辩论的重要性以及这次辩论一般地对于非洲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贝宁人民的影响。

几内亚最高革命领袖艾哈迈德·塞克·杜尔总统曾经亲自提请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注意，在审议贝宁的控诉案件时，不可让人操纵，妨碍我们对事实真相了解。

几内亚人民充分认识到，有些叛徒和无国籍的人受帝国主义雇佣接受前雇佣兵的训练，作为雇佣兵参与对某些非洲国家的进犯。我们要向全世界公开谴责一些同谋共犯的兄弟国家，它们庇护这些匪徒，更坏的是，还提供军火武器使匪徒得以行凶作恶。

一九七〇年，艾哈迈德·塞克·杜尔总统曾提请全世界人民注意一项预谋的侵略几内亚共和国的行动。当时帝国主义新闻界散播骗人的谣言，替那些作恶的人辩护。几个星期之后，兄弟的冈比亚政府就逮捕了一些正准备入侵几内亚的雇佣兵。埃尔·哈德吉·凯拉巴·贾瓦拉总统这种兄弟般的义举原可作为对所有非洲

国家的一个激励，然而对某些国家却并未如此。 招募并训练雇佣兵的情况继续着；到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事实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几内亚人民果然是对的。侵犯科纳克里的行动失败了，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受到教训，继续阴谋勾结几内亚政府里的另一些叛徒，想要再一次发动这种侵犯。 警惕的几内亚人民及时地拆除了这个新投入的炸弹的信管，查出并且制服了侵略者的内应，于是一九七六年预谋的侵略流产了。

叛逆者用尽各种办法挑动内战，白费心机地想在几内亚制造种族冲突。 但是，几内亚的革命已超越部落制的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几内亚共和国内的波尔族、古厄泽族、马林凯族、苏苏族、索马族以及其他各族部落组成一个非洲民族——几内亚人的缘故。

报告第 63 段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些败类是如何可耻地训练着居住国外的几内亚公民，使他们从事卖国的罪行。 国外几内亚人的重新聚集受到非洲某些不属于人民的政府的支持，正好表现了他们的企图所在，同时揭露了自称是客观报道几内亚消息的某报社新闻人员的真面目。

雇佣兵巴·阿尔发·欧马鲁的招供很有启发性。 招供不只揭露了罪行幕后指使人是谁，还进一步在报告第 69 段告诉我们：

“……即使这些国家本身没有直接参与，它们的某些官员是参与的，因为它们搞伪造文件、打掩护等。 有关国家的这些官员们对此事完全知情。” (S/
12294, 第 69 段)

以上所述由一个侵犯贝宁的卑鄙行为的参与者提供的情报，对于我们安全理事会极为重要，特别是因为这些雇佣兵的罪行受到一些联合国会员国国家当局的鼓励和支持。

在科托努几几乎要发生的屠杀事件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得以幸免的；在这方面，几位派驻贝宁政府的外交官员的陈述使我们了解这次侵略的严重程度。 举例说，美

国、苏联、尼日利亚的大使馆，以及外国专家的住宅都还留着那些致命的枪弹的痕迹。当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正在贝宁进行正式访问，上天保佑才救了他一命。

我国代表团在前几次辩论中坚决表示这种侵略属于帝国主义行径；我们也说过这不是新东西。只要对情况加以正确分析，我们就可发现非洲历史上各个阶段都出现过这种份子；举例说，你会发现侵略贝宁的罪犯之中有一些曾积极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这可由 A F N 徽章看出，另有人参与了比夫拉战争，证据是瑞典和瑞士的红十字会分别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发给雇佣兵伊斯贝格·布约尔格·莱奥的身分证。

在贝宁捕获的那些白人雇佣兵必然是刚果穆勒、什拉梅、斯坦纳的同路人；由雇佣兵吉尔贝·布尔任的证件上可看出，那些人是要利用象巴·阿尔法·欧马鲁一类情绪上有问题的黑人来使他们的凶行“非洲化”。这类人不知信义，不知法律，只会作帝国主义的共犯，做出罪恶勾当，而帝国主义是资助象几内亚在外人士协会或达荷美解放和复兴战线之类的运动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想在非洲前线国家设立一些政权，作为它们的雇佣。在非洲国家的首都内特务猖獗，某些国家政府受他们控制，他们便稳妥地装扮成技术顾问，而实际上是在搜寻帮凶。他们随时准备对任何要求保持独立自主的非洲人民进行暗杀或屠杀。布尔任那种人员的报酬告诉我们很多个中情形。

参看一下有关一月十六日袭击的计划和行动的文件就知道这次武装侵略的指挥官曾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同几个国家首脑进行了周密计划的会议。看一看那份声称要设立一个达荷美解放和复兴战线的指导委员会的“宣告”，也就了解进行这次侵略的头目们是什么意图了。

这次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绝不是孤立事件。我们分析一下特派团的报告和其中的重要文件就知道这次的暴力行动完全不是一件孤立的冒险活动，而是一项庞大的再征服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动摇并推翻一些政权，

这些政权的政治意向是同帝国主义在非洲大陆的目标相反的。如果帝国主义没有那些被收买了的非洲国家的政府作帮凶，帮它们进行不正当的策划，那么我们现在也就绝对不会到安全理事会来，因为要发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贝宁共和国进行的那样大规模的侵略，帝国主义必然要靠一些傀儡政权的支持，这些政权已成为背叛人民背叛全非洲的老手了。

在这点上，我要提供一些很有意思的消息，这是从邻国一位爱国者那里得来的，他不但提到了对贝宁进行的侵略，还提到了准备对几内亚共和国进行的侵略：

“策划这次对付贝宁的行动是为了前任总统德林·津苏及其党羽的利益。为了获得非洲国家政府的支持而进行的联系是由自由非洲组织指挥的。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炮制出来作为它的掩护的，其中包括所有的傀儡和非洲所有无国籍的人。在非洲大陆寻求新殖民地的各大国会供给他们可观的财政支持，这是可以想见的。

“津苏先生自己和波格农先生以及一些自由非洲组织的其他首领们都经常同几个非洲政府首脑保持接触。他们还想把那些断然拒绝作出破坏非洲和平的行为的其他政府首脑们也拖下水。

“帝国主义及其自由非洲组织策划对付非洲，为了怕泄露阴谋，它们派一个住在巴黎埃提内·马赛尔街37号，替《非洲文学》写稿的，名叫米歇尔·朗比内的人替它们寻找一个擅长突击行动的退役军官来指挥这次侵略。

“这样便找到了鲍勃·多内尔上校，他答应指挥这次进攻的军事预备行动，但要求贝宁的民间和军事当局合作在该国内制造必不可少的心理条件。他获得了这方面的保证，因为在他与总统们直接商谈后，总统们借着退役将军索格洛以及驻科托努的某些大使馆的帮忙，以很高代价建立了必要的联系。起初，帝国主义及其反非运动也曾考虑大部分以原籍贝宁的人来组成雇佣兵部队。但转到多内尔上校手中的这次侵略基金的数量使得他打算雇用经济困难的或失业

的退役军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决定突击部队要用效率著称的欧洲人的缘故。征兵人员提议每名雇佣兵价格为7,000 法郎，但欧洲雇佣兵不接受，他们要价10,000法国法郎。最后议定9,500 法国法郎，即475,000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所有下列准备工作都在短短三星期内完成：研究地形、在某些非洲国家训练突击部队和后援部队，有许多雇佣兵是在这些国家内招募训练，然后配备上武器军火，转移到出发的基地的。招募雇佣兵的人是国际帝国主义雇用的几内亚叛徒。”

以上所引发表在我们的国家报《自由报》一九七七年三月份第2264号。

这封信还附有一些重要文件，都由几内亚当局保管着，可能提交国际舆论检视；就在最近，我国国家元首艾哈迈德·塞克·杜尔总统还曾请国际舆论提高警觉。

在国家革命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开幕时，我国国家元首艾哈迈德·塞克·杜尔同志发表声明说：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对于几内亚的革命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国内资产阶级以及所有那些牺牲人民利益，以欺诈手段积聚了大量金钱和想享受利益而不被人民发现或惩罚的人都在拼命想要削弱革命的基础，企图阻止革命，而让那些支持他们那种资本主义反动愿望的人掌权。

“非洲的傀儡们总是替帝国主义服务，他们仍在策划阴谋，部署可以利用无国籍的雇佣兵进行的侵略行动，企图阻止几内亚及其他进步国家的正常革命进程。

“我们得到消息说，在我们同各兄弟国家之间的边界上都聚集了雇佣兵部队。我们坚定不移地日夜等待着他们，我们准备毫不留情地把这些欧非雇佣兵扔进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掘好的坟墓中去。”

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外交方法促使某些邻国的政府停止对在各

该国内聚集的雇佣兵给予援助。它们总是否认有叛徒聚集在我们的边界上。然而它们的人民知道，我们的国家广播电台“几内亚共和国革命之声”每天都播报有关这些雇佣兵在邻国接受训练的证据。

今天，我们得到了证明。从特派团的报告可看出，几内亚说对了。

我们重申我们同贝宁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全面团结，重申我们完全支持《宪章》并且坚决遵守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坚决相信：首先，安全理事会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使贝宁人民由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雇佣兵的冒险行动而造成的伤害得到赔偿；第二，安全理事会一定会最强烈地谴责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以及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支援雇佣兵的人；第三，大会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决定通过一项公约来禁止雇用国际雇佣兵并决定谴责任何使用武力动摇国家统治的行为。

我愿在此表示支持报告第144段所说的：

“从这次行动的构想和执行方式看来，特派团相信在别的地方也可为类似目的对无力自卫的小国进行类似的行动。”

主席：谢谢几内亚代表对我本人表示的好意。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问题。

因此，依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委内瑞拉和阿拉伯同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同委内瑞拉的交往一直都很顺利。我相信委内瑞拉人是一个很有理性的民族。先生，你是他们的代表，也就因为你具有这种身分，我曾在这里观察你。你是仁厚、温和和明智的体现。难怪你会这样。也许阿拉伯人的美德通过西班牙传到你的国家，使我有禁不住想要夸奖你。我不再恭维下去了。我们已经受够了通货膨胀，不想再把人也捧上天。不过，我可能对你的任何赞美都是不会过分的。

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给我这个说话的机会。

我本来不打算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在我有时间听所有的非洲朋友——特别是和贝宁属于同一个区域的非洲朋友的讲话以前，我还是迟迟不想发言。

但我注意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出来说话，免得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以至在我们的非洲和亚洲朋友中间造成一种分裂的局面——我说的不是地理上的分裂，而是一种不团结的气氛。

我留心听了博亚大使的讲话。我听他说到他的国家受到颠覆时深为感动。任何国家都可能遭到这种事情，但是小国有了这种遭遇特别令人同情。因为它们象所有新兴国家一样，正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巩固起来。雇佣兵来到这些国家，颠覆它们的主权，破坏它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雇佣兵的目的也许在于制造动乱——不但在贝宁，而且在其他各地制造动乱，使幕后操纵的国家渔翁得利。

我说过，我听了我们的贝宁弟兄博亚大使的发言后深为感动。但是他分发给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报告中，有几段引起了我的注意。当然，贝宁的大使可以将任何他想要分发的报告分发给安理会的理事国。即使报告中载有一些涉及若干人物的段落，博亚大使还是有权随意处置这份报告，他有这个特权。但是，如果安全理事会同意——我希望它不同意——将这样的报告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使它成为正式文件，那我就要提出强烈的抗议了。如果博亚大使要将报告分发给联合国的每一个会

员国，他可以这样做，就象他将报告分发给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一样。但是，如果报告居然变成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那么在我看来就是创下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先例。为什么？我接着就解释。

报告的题目是——让我用法文把题目念出来——“……有关……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帝国主义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侵略的报告”。

我知道博亚大使放过了法国总理布雷先生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以后感到很宽慰。我真怕他会说出一些有关他们而令我尴尬的话来——不仅因为我们同法国有友好的关系，也是因为任何人都应该不应该凭空诋毁一个国家元首。幸而，就我所知——当然我没有把整份报告都读过——没有证据证明法国政府曾卷入这件事情。

但是这份报告的第十段是怎么写的？让我把它念出来：

“人们还能怎样描写把马拉克什附近的本古里军事基地给雇佣兵作训练之用的摩洛哥国及其国家元首哈桑二世所扮演的角色呢？人们还能怎样描写摩洛哥皇帝哈桑二世所扮演的角色？他向侵略者提供一架 DC-8 型飞机、军事武器和弹药及所有必需的后勤支援（粮食、药品等等）。”

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给博亚大使指示的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所说的关于一国元首的话，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哈桑二世国王。我认识他的父亲穆罕默德五世。他不但是北非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位阿拉伯爱国者。他曾为反抗殖民主义而斗争。我很荣幸地几度会见哈桑国王。他不是一个会搞阴谋的人。有人会说，“谁知道，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但是指示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博亚大使的人能够证明报告中所说的关于哈桑国王的那些话吗？

他们暗示有一些法国人牵涉在内。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提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或是总理？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这样说来他们又为什么提到哈桑国王呢？他们把摩洛哥牵了进去。难道只因为那架 DC-8 型飞机曾飞

过摩洛哥吗？其实，甚至连我们的东道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也是不能时时刻刻掌握住一切事情的。服装挺象样的歹徒比比皆是——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当上政府某些部门的主管。不过我得替美国说句公道话，这种事情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比方说，在马赛，有人制造麻醉药品——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干不干这一行。难道这表示法国政府赞许这种事情吗？不是的。法国一向同它所知道的一切大小罪行作斗争。但是它对自己不知道的事又能怎么样呢？没有一个政府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贝宁当局要左倾，那是它的特权。它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难道只因为哈桑二世是个国王，人们就可以指控他怀有帝国主义阴谋吗？可能有些国王在对待人民的方式上比许多所谓的左派领袖还要左。我曾经研究过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做过它的代表的部落制度，是一种最民主的制度。我们可以接近我们的国王。在一些左派国家里，人们可以走上前去同国家元首讲话吗？任何路人可以喊我们的国王的名字，同他说话。这才是民主的本质，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繁文缛节。

如果我们容许人们这样凭空指控，只有祈祷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为了意识形态指摘别人。贝宁有权左倾，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干涉。任何人都不得认为干涉贝宁对自己有利。反过来说，没有充分的证据，就不应当轻易指责人。托了光荣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福——也托了光荣的伊斯兰法律的福——一个人在未经证明为有罪前是清白的。

然而现在人们竟根据传闻来质问一位刚巧是个好人的国王。证据在那里？为什么没有举出证据？这是不公平的。要是开这个先例，那真要上帝保佑了，因为要是那样我们就会找些莫须有的罪名，大作文章。那样，我们不但不会想办法解决问题，反而彼此投石掷对方的玻璃房子。

最近就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会发生什么事。几乎每一个人——不过不包括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牵连在内——都想改造别的国家实施人权的方式。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玻璃房子，每个国家也都有石头。让每个国家、每个政府和每个民族在试图改造别人以前先改造自己，不要一味根据谣传。谁无过错呢？

不应当容许将这份报告作为正式文件分发，我平心静气地但是坚定地警告安理会，如果将这份报告作为正式文件分发，那就只能祈祷上帝保佑安理会、保佑我。这是做不得的，否则我们就等于开了诽谤之门，从此可以根据猜疑胡乱指控。我们阿拉伯有句俗话说：“除非证据在手，否则犯一点猜疑都是有罪的。”

同样地，只因为我们有国王，在场许多代表就称我们为帝国主义者——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让那些没有国王的人扪心自问，想想看他们的情报机构花费几十亿——我姑且不提是哪国货币——在什么样的秘密计划上，用以颠覆别的国家。我希望各位代表不要以为我是专指大国而言。这也是指小国，因为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学大国的样。以往设置情报机构为的是收集情报，以查明有无阴谋颠覆国家的情事。我敢断定——让我套用我们的美国朋友的一句话——划拨给情报机构的经费只有一小部分确实是用在收集合法情报上，以决定是否有关阴谋颠覆国家的情事。百分之九十的经费都是花在颠覆、政变、间谍和其他秘密活动、贿赂和勾结上——钱、钱、钱：简直是神通广大的财神。

我们的贝宁好友和兄弟怎能确定一笔这类的情报经费不是从一个非非洲国家而是从一个非洲国家境内运送过来的？除非证据确凿，我们没有权利下结论。我们不应该采用报告中那种说法来诋毁一个正人君子。我认识他已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是个人，也可能犯过错误。自己亲兄弟都会犯错的。但是一定要拿出证据来；不要只因为他是位国王、只因为他不接受所谓左派的意识形态，就毁谤他。

我并不想把事情搞糟。起初我对这事感到有趣，但是现在我不再觉得这么有趣了。我们这里一位同事称另一位同事为“社会帝国主义”。我不必指出他们的名字，各位代表都知道我指谁。这可把我搞糊涂了——左倾而又兼帝国主义？但是有一项定律，就是国王都是反动的，因此，既然我们左倾，贝宁左倾，而摩洛哥有个国王，让我们大家来毁谤他吧。这是不公平的。

联合国兼收并蓄所有的意识形态——这是很对的。花样多总是有好处的。为什么？也许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不致于太自以为是。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别国不同类型

的政府，我们便可能向它们学习。但是谁都不应该假充神圣，做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模样，就象人们在这里提到私营企业时所说的一样，动不动就说，“我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说，“我是资本主义者”。什么是私营企业？以这儿这种课税法，已经不再有什么私营企业可言了。可是尽管一个年薪二万美元的人缴税后只剩一万二千美元，每月还得付五百美元的房租，人们还是一口咬定自己的企业为“私营企业”。我们可以肯定苏联科技专家的生活水平比这里年薪二万美元的人要高得多。我不知道卢布的价值。但那是俄国人和美国人的事。

我认识有些人在这里提到的那位杰出人士的父亲，我反对他们所说的关于他的话。我们都是忠诚行事的，我们只要发见什么不对的地方，就会告诉我们的领导人。我曾经开诚布公地同非阿拉伯国家的国王和总理们谈过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好意的，没有要想去中伤或毁谤他们。他们接受那些有时可能会批评他们的人的忠言。我们的国王是这样的作风。

几年前摩洛哥发生动乱，据说军队反叛国王哈桑二世，而为哈桑二世所平定，谁又知道那次政变没有受到外来的资助？我们不知道。哈桑二世国王从来没有说过有外国人资助他的手下叛变这样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君子。也许他没有证据，也许他认为最聪明的办法还是保持缄默。

因此，我心平气和毫无恶意地对我的贝宁弟兄讲话，请他转告他本国的领导人说，在联合国不是这样做法的，告诉他们不能仅仅因为一架飞机飞过他们的领土就来指摘某些人。我说过，到处都有许多载有麻醉药品和弹药的飞机飞过别国领土。我说这话并没有恶意，我是以一个见多识广——见过战争爆发、见过革命和动乱的长者的身分说话的。不要太急躁，不要去牵连他人。即使我们有证据，也应该是一种不只是基于一点猜疑的充分的证据。

如果我说话有点过于激烈，要请原谅。我对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不论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都是友善的，因为从本质上说来我们大家都是兄弟。我们大家同属于人类。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走了。每个人，包括我

在内，都只不过是永恒之岸的一个沙粒。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让我们做得漂亮一点，因为我们迟早是要离开的，到时让我们体面地离开。

主席：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到他和我的国家间深厚的友谊，我愿对他表示感谢。

我现在请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们发言。

博亚先生（贝宁）：刚才我国代表团基于责任感，在发言中只是侧重提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我们贝宁进行的武装侵略的主要煽动者。但是，加蓬代表在他的发言中严重损害到所有贝宁人民的荣誉。我国代表团愿意保留它的答辩权，以便在适当时机逐点答复加蓬代表。

对于我们所极为敬佩的沙特阿拉伯代表，我只愿说贝宁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轻易指控任何国家。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巴鲁迪大使出来说话，并且说到“帝国主义”这个词。我回头看自己的讲稿，发现虽然我说的是雇佣兵的活动，但是有一段提到“国际帝国主义雇佣兵未经挑衅的武装侵略”。

我愿奉告安理会各理事国，我用的“帝国主义”这个词并不是针对国王或王后，而是指新老殖民主义或反动国家而言，并且我没有特指哪一个国家。我希望彻底澄清这一点。如果这个词会引起误会的话，我愿请逐字记录员将它从我仓猝写成的讲词中删除。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